

澳門史資料之搜集 ——以《澳門檔案（1929—1988）》為中心

冼麗莎 撰 趙新良 譯

[摘要] 《澳門檔案》是20世紀由澳葡政府主導、衆多學者共同參與編輯出版的一套澳門歷史檔案資料匯編。自1929年至1988年間，共編輯出版四個系列，歷經半個多世紀，從無序到有序，由無法而有法，對研究16至19世紀的澳門歷史、文化與社會以及中葡關係頗具文獻價值。

[關鍵詞] 高美士 文德泉 《澳門檔案》

引言

本文目的是就筆者在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所發表的《今日澳門學之根源（歷史編纂學前瞻）——20世紀末澳門史學的復興》一文中某些方面作出更為詳細地討論。在前文中，筆者曾提到：

直到20世紀80年代，澳門史學揭示的是一個城市的社會文化事實。那裏沒有高等教育機構和中央歷史檔案館，也沒有一群訓練有素的學者，尤其是缺乏學者在必要的百科全書式著作及真實歷史上嚴肅而竭力的工作。那裏沒有系統的資料出版物和相關參考著作，例如書目、傳記、詞典，甚至是支持和激勵對這個城市歷史興趣的手冊。在這些及其他相關領域中，僅有一些少量的、個別的資料可資參考。例如在葡萄牙史料方面，《澳門檔案》出版了大量檔案史料，其中有些年份有中斷。從1929至1988年分四個獨立系列刊載，直到路易斯·賈黎加·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 1907—1976）在任時（1964—1976），這些檔案才成為連續的、系統的。這一包括數以千計抄本的不朽的史料搜集工作，對於澳門歷史研究仍然是非常重要和極具貢獻的，尤其是涉及議事會（市政委員會）的史料，因為議事會研究在澳門史研究中還存在很大不足。

因此，本文將向讀者介紹澳門檔案演變軌跡，及其苦心經營澳門檔案的人物和經營方式，概括澳門檔案的內容，同時向讀者介紹當前澳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電子化之狀況。

我們的主要資料是《澳門檔案》中的史料匯編（以下稱澳門檔案），引用二手文獻的私人期刊中的澳門檔案則不在此列。實際上，除了在通訊雜誌中的參考文獻提及外，這些資料的標題在

作者簡介：冼麗莎，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客座講師；趙新良，澳門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雜誌中幾
提及。這
在雜誌中
獲得的內
在本文中
明已是萬
它不會從
評價，自
流通等。

創辦
獻，從而
到，澳門
門最為直
館，189
從實
在澳門組
個角度來
功能性權
善安置，
央公共區
主國發佈
十年間並
但是又花
建到20
的一種轉

① 關於中
金國平
世紀末
histori
② 自189
機構乃
館運作
Abreu
the Ni
pp. 36
de 191

雜誌中幾乎從未被提及。最終，它們的標題在涉及每一刊物的創刊號或前言的官方文獻中纔偶有提及。這些官方文獻沒有固定的發行步驟，在同一個系列的文獻中也沒有固定的主導者。所以，在雜誌中按照日期顯示的所有編年信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異於每一主題的實際出版日期，所獲得的內容也有不同。例如，在第四個系列中就是如此。儘管筆者已經掌握了整套史料集，但是在本文中對澳門檔案內容的描述並非毫無遺漏，甚至說若文中能在一定程度上對澳門檔案進行說明已是萬幸，因為這並非本文主旨之所在。此番史料調查乃基於歷史學家使用資料的視角，從而它不會從文化的角度，抑或歷史學的細節角度考察史料出版的影響，也不會考察其反響、回顧與評價，自然也不考察其材料、技術與印刷方面等問題，例如印刷紙張和裝訂細節、價格、稿酬和流通等。

一、《澳門檔案》是最具價值的澳門歷史資料之一

創辦於1929年4月27日的《澳門檔案》志在出版所有已知的在澳門官方檔案館中的歷史文獻，從而我們相當於是在考察與葡人相關的、管理澳門的，以及中葡關係的葡文文獻。應該注意到，澳門理事官同中國官府交往的記錄和理事官官方通信史料及其葡語譯文，是涉及葡人管理澳門最為直接的中文史料庫，以“中國金劄”這樣的名字為人所知：^①這份史料發現於澳門的檔案館，1894年2月20日華政衙門被撤銷後，這部金劄就被送往葡萄牙。

從實際的角度以及超出其實際意義而言，《澳門檔案》雜誌的創建是第一次真正意義上試圖在澳門組建歷史綜合檔案館的嘗試，它搜集並整理了官方記錄，同時還出版了部分史料。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它反映了當前乃至後來一段時間內澳門檔案的境遇。那時，一些制度上的和私有的功能性檔案通常沒有得到妥善的整理和保存，沒有人對保存歷史記錄負責，這些歷史記錄未能妥善安置，因為空間限制、氣候條件、自然災害和缺乏興趣等原因而不斷遭到破壞。實際上，與中央公共圖書館一樣，同為澳門政府創建的綜合檔案館始建於1952年6月28日。^②儘管葡萄牙宗主國發佈公告想要發展這個檔案館，並且在20世紀60年代作了一些努力，但是這個檔案館在數十年間並未有任何實質性發展。一個獨立的綜合歷史檔案館組織機構直至1979年纔正式運作，但是又花費了十年時間纔找到最終的地點，直至此時，方纔向普通讀者開放。總而言之，自其創建到20世紀90年代初，《澳門檔案》等同於澳門檔案館的地位，以無形的方式成為真實檔案館的一種輔助性“機構”，它是無組織或者說是有限地為人享用的。這一特性在前三個系列的《澳

^① 關於中國金劄 (Chapas Sincas)，參見高美士 (Luís Gonzaga Gomes)、劉芳、章文鈺，尤其是葡語史料專家金國平、吳志良等人之論著。關於這一問題的詳細內容參見本人《今日澳門學之根源（歷史編纂學前瞻）——20世紀末澳門史學的復興》一文 [The Roots of the Present Macaology (Historiographical Perspective) — Macau's historiographical renewal of the late 20th century]。

^② 自1895年開始，澳門創辦公共圖書館，館址位於1894年成立的澳門利宵中學的附屬建築物中，但其館址、管理機構及定位並不固定。1931年，圖書館搬遷到議事會建築中時，才明確了其公共圖書館的定位。1939年，圖書館運作走上正軌。直至1952年6月28日才正式獲殖民地部頒佈命令，授予國立中央圖書館的地位。參見Jorge de Abreu Arrimar, "The Libraries and Documents of Macau" and Manuel Teixeira, "From the 'Bibliotheca Macaense' to the National Library", *Review of Culture* (hereinafter RC), Macau, No. 3, October/December 1987, pp. 25—35, pp. 36—37以及Jorge A. Arrimar "A Biblioteca Central de Macau, Cem Anos de História", RC, 2^a S, Janeiro/Março de 1995, pp. 203—217。

門檔案》中表露無遺，不過在1929年到1979年中並未有這個特性，而第四系列的《澳門檔案》則邁出了組建一個現代澳門綜合檔案館的腳步。

筆者最初的推論之一就是，這份存在了60年但實際出版時間祇有27年的《澳門檔案》，它裏面的材料及其出現的方式，是對澳門官方歷史記錄狀況的反映。另一個看法是，《澳門檔案》雜誌的創辦超越了其本身的意義，它為澳門綜合檔案館的成立做了一定的鋪墊，雖然這個準備工作是如此地漫長而艱苦。含蓄地說，筆者的第三個看法是，在20世紀80年代復興之前，澳門史學主要受史料文本的影響，《澳門檔案》前兩個系列的出版讓這些史料變得更容易獲得，憑藉《澳門檔案》，我們找到了一種發掘史料的更具可選性的方法。

雖然這些史料在當時很容易得到，但是卻沿襲了檔案管理員、圖書管理員與博物館館長即為史學家的慣例，或者反過來說，當時文獻學及相關學科和專業人士的雇傭制度尚未發展起來，從而那時雜誌的捐獻者與澳門史學家往往是同一批人。另一方面，前兩個系列《澳門檔案》中發現的圖像文本在幾近全部與史學相關的文化活動中頻繁出現，包括編輯、展覽、講座及紀念活動。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這些文化活動在澳門開始蓬勃開展。在歷史記錄完全地或部分地不為公眾所接近時，這種文化現象反映了《澳門檔案》雜誌的影響，也證實了《澳門檔案》承擔了一種澳門歷史檔案館的角色。最後必然談到的是關於上面已提及的20世紀晚期史學的復興，及澳門相關組織機構與現代性帶來的影響。實際上，自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研究者獲得了很多直接地持續地研讀史料文本的機會，並且從澳門歷史檔案館、中央圖書館和博物館出版的一系列的參考書目著作中獲益良多。

二、追尋歷史發現

一直以來，創建一所澳門綜合歷史檔案館、圖書館的想法與另一個同樣歷經長期規劃的項目——澳門博物館相互關聯，博物館的建設在1960年已經有大概的想法，不過還尚未明確。

圖書館、檔案館和博物館之間的緊密關係是18世紀百科全書派和後一段時期經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檢驗的科學發現的產物，它建構起19世紀風靡全球的一種新的體系。直至20世紀中期，這一體系在澳門仍然存在，這種情況從表面來看令人吃驚，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澳門檔案館、圖書館和博物館三者之間相對獨立的關係、澳門資料匱乏及缺乏高等教育機構的情況，這種狀況又是可以理解的。

實際上，1926年11月5日，^①海軍中將、澳門港口水文工程師、澳門署理總督（1926年8月1日至10月8日）龔些喇（Hugo de Lacerda Castelo Branco, 1860—1944）指定阿澤維多·高美士（Telo de Azevedo Gomes, 1892—1974）擔任位於二龍喉宮的賈梅士博物館歷史分部的負責人。^②高美士畢業於科英布拉大學自然哲學系，在利宵中學教授物理等自然科學，他是1917

^① 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Vol. I - *Ruas com nomes genéricos*, Macau; Centro de Informação e Turismo, 1979, p. 226.

^② 1910年11月4日創建，但其意義並不大。參見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賈梅士博物院》，《賈梅士學院院刊》（澳門，後簡稱BILC）第7卷第3期，1973年10月，第279—280頁；努內斯（Isabel Nunes）：《賈梅士博物院》，《文化雜誌》（澳門）總第16期，1991年，第187—195頁。

年第一次
士開始了
炮臺和所
（現在仍
館最初在
用議事會
在地，他
1929年6
有所提及
《澳
葡荷
仿照《雍
de Maga
負責人，

有歷
許上
後來又承
年1—3
說至
定，僅僅
問題或
檔案》的
議事會
來為學
（D. João
勝利，1
of Mete

^① Acáci
pp. 65

^② 一些
《澳門
de Ma

^③ 參見

^④ Manu
No. 3

^⑤ 該資
荷語

澳門檔案)

《澳門檔案》, 它
澳門檔案)
一個準備工
作, 澳門史
得, 憑藉

館長即為
起來, 從
《澳門檔案》中發
及紀念活
部分地不
能) 承擔了
復興, 及
始, 研究
和博物館

規劃的項
明確。
證主義和
20世紀中
澳門檔案
況, 這種

1926年8
舉維多·
史分部的
也是1917

e Turismo,

(賈梅士學
): 《賈梅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較早的一批志願者之一, 1919年10月23日來到澳門。^①從那以後, 高美士開始了異常繁忙的工作, 尋找新的歷史發現, 試圖找出歷史遺跡, 如傳說中的聖保祿學院與大炮臺和所謂的耶穌會士私人傳入物品;^②將石碑與銘文移動,^③陳列在議事會建築的主要入口處(現在仍保存在此); 更為重要的是尋找一個合適的地點來建造博物館和圖書館。博物館和圖書館最初在二龍喉宮, 這一選址未能充分考慮空間和氣候條件。同時, 高美士在1927年還試圖利用議事會大樓一樓的兩個房間作為圖書館、檔案館, 並且試圖利用仁慈堂底層作為博物館初期所在地, 他將博物館分為兩個區域: 宗教藝術區和民族暨商業區。修葺之後的圖書館和博物館自1929年6月24日對外開放,^④正是這個時候, 《澳門檔案》開始出版。對於這一問題, 後文會有所提及。

《澳門檔案》之基礎: 第一系列(1929—1931)

葡萄牙殖民政府依據發現於殖民地的檔案出版了《殖民地檔案》(Arquivo das Colónias), 仿照《殖民地檔案》之模型, 1929年6月27日澳門署理總督佩雷拉·馬加良斯(João Pereira de Magalhães, 1929—1931)任命博物館館長和利宵中學教師阿澤維多·高美士擔任《澳門檔案》負責人, 這一職務並無薪酬。任命書決定如下:

第1條, 作為《澳門憲報》附屬刊物, 以小冊子形式, 把存放在澳門各檔案室內具有歷史價值的檔案, 按月刊登出版。……第3條, 在職權範圍下, 澳門所有公務員得允許上述負責人對檔案進行檢核, 並給予必要的協助, 以致達到目的。^⑤

後來又發生了什麼? 1929年6月至1931年7月, 雜誌按月出版, 雖然在1930年9—12月、1931年1—3月、5月及6月出現幾次中斷, 在兩年時間內還是出版了總計3卷17期的雜誌。

說到內容, 《澳門檔案》裏面收錄混雜, 東選一份, 西摘一份, 沒有對手抄本進行過適當鑒定, 僅僅標明了其發現地與發現者姓名。正如在第二系列將要發生的那樣, 涉及澳門地位的相關問題或者是法律記錄受到更多的重視。例如, 開始形成於1587年的王室大法官條例, 是《澳門檔案》收錄的最為古老文獻的一個抄本, 這份文獻正式形成於1681年; 又如1810年“無比忠貞的議事會”稱號的授予。《澳門檔案》還收有1980年代之前常見的歷史事件史料, 這些事件後來為學者所重視並予以考察, 最為知名者為博克塞(C.R.Boxer, 1904—2000), 如: 若奧四世(D. João IV)國王敕令, 葡萄牙從西班牙獨立出來(1580—1640), 1622年抗擊荷蘭進攻的勝利, 1640年日本殉道者, 澳門與暹羅關係使團, 梅特羅·德·索薩, 梅內塞斯(the embassy of Metelo de Souza e Menezes, 1726—1727), 北京耶穌會士等。幾乎所有檔案都是由蘇亞雷

① Acácio Fernando de Sousa, “Um Estranho Caso no Liceu de Macau”, in *Macau*, Macau, 2^a S., No. 74, Junho de 1998, pp. 69—70.

② 一些事件被強有力的歷史證據所否定, 這些潘日明(Benjamin Videira Pires)神父發現的證據於1961年發表在《澳門教區月報》(澳門, 後簡稱BEDM), 第682—688頁, 1961年7—8月, 轉引自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Vol. I, pp. 152—157.

③ 參見AM, 2^a S., Macau, Vol. I, No. 6, Novembro-Dezembro de 1941, n. 1, pp. 367—368.

④ Manuel Teixeira, “From the ‘Bibliotheca Macaense’ to the National Library”, *Review of Culture* (hereinafter RC), Macau, No. 3, October/December 1987, p. 37; 前引高美士: 《賈梅士博物院》, 第281—285頁。

⑤ 該資料最早發表在《澳門殖民地政府憲報》(下文簡稱BO) 1929年9月27日, 第17號, 第352頁, 由沈麗莎從葡語原始文本翻譯為英文。

斯醫生 (Doctor José Caetano Soares, 1887—1963) 抄錄的，^①他在數十年後利用這些資料寫成《澳門的醫療》(Macau e a Assistência) 一書。^②這本著作成為澳門歷史調查的一個典範，而不是一篇關於澳門福利史的專門論文。該書在澳門歷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對於澳門與廣州商業與政治關係、生活在澳門的中國人、西方的商業合作及中國對於國際貿易的開放等問題亦給予更多細節性關注。

圖像文本以一種奇特的、引人關注的方式用於第一系列《澳門檔案》中。事實上，插圖之描述與抄錄檔案之內容並不盡一致，這些抄錄檔案使圖像文本成為雜誌中一個獨立的資料集。顯而易見，《澳門檔案》的主辦者（亦即博物館的主管者）想讓讀者瞭解他們所搜集的音樂知識及歷史發現。而圖像的使用可以看作展示博物館工作的平臺，抑或祇是證實它的存在。令人好奇的是，很多圖像在1970年代以後的史料編輯浪潮中被收錄。這或許可以揭示該雜誌之檔案效用。

第一系列《澳門檔案》主要貢獻者有阿澤維多·高美士和蘇亞雷斯（一直到1930年2月蘇亞雷斯纔參與進來），他們作為古文字專家與社會學家而非人類學家進行選擇史料的工作。他們的工作證實，在那一時期從他們積極的理念與博物學知識中獲益良多。另外兩個名字亦出現於貢獻者名單中，他們分別是澳門法官與古文獻抄錄者若瑟·德·巴羅斯·卡內羅 (José de Barros Carneiro) 和在澳門出生並接受教育的初級葡文學校教師馬渣度 (Henrique Manuel Teixeira Machado, 1899—1935)。他們搜集了（並未進一步考察）兩首土生澳門人詩歌，添加了一條浪漫的具有民俗學意味的注釋，而非某種澳門民族主義主張的斷言。

第一系列《澳門檔案》從1929年6月開始出版，1931年7月突然中斷。這主要是由於阿澤維多·高美士 (Telo de Azevedo Gomes) 在利宵中學歷經長達一個月的懲罰，後於1931年8月底突然離開澳門奔赴聖維森特島明德盧的佛得角教學而造成。另一方面，還有一奇怪的情況，^③即他與會教過的班級中未成年女學生之間所謂的性醜聞。不過在那一時代，一個不拘謹的行為（即通常所稱之親密）或者是一個簡單的握手就足以構成這樣一項控告。前述事件並不能證實任何事情，然而澳門當局還是發現了充分的理由將這位教師流放，以避免流言蜚語從而保護學校的聲譽。正如索薩 (Acácio de Sousa) 所暗示的那樣，政治原因也許是最重要的，因為在那一段時間，葡萄牙正處於國內獨裁統治加強時期。1926年5月28日，葡萄牙第一共和國——支持高美士的政權結束了統治，這一政權成立於1910年10月5日，所以高美士才遭到流放。

在高美士辭去利宵中學教師職位之前，奧拉西奧·帕伊斯·拉蘭熱拉 (Horácio Pais Larangeira, ?—1958) 於1931年8月28日被任命為澳門公共圖書館館長和博物館館長。蘇亞雷斯也於1931年7月3日取代了高美士在《澳門檔案》雜誌中的地位。十年之後，直至1941年1月，《澳門檔案》第一系列停辦。但是，我們無法解釋對第一系列具有重要作用的蘇亞雷斯未

① 蘇亞雷斯，在澳門與帝汶服務的著名軍事外科醫生，1916年退役，成為由澳門仁慈堂管理的白馬行醫院 (St. Raphael Hospital) 的負責人，自1917年起作為澳門市民醫院醫生擔任這一職務。作為澳門西方外科手術的引進者，蘇亞雷斯在澳門人中獲得了巨大威望，他在澳門生活了將近二十年。他還擔任過教師、代理法官和仁慈堂管理人。蘇亞雷斯作為一個忠實的研究者，他搜集整理與澳門歷史相關的資料：仁慈堂資料和澳門醫學資料。蘇亞雷斯去世後，他的家人於1963年將這些資料提供給文德泉神父。文德泉在他的著作中利用了這批資料，他們主要被用於四卷本的《澳門醫療》(A Medicina em Macau) 一書中，該書第一版由澳門印務局於1975—1976年在澳門出版（該書於1998年在澳門以兩卷本再版）。

② 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anorama Médico-Social)*, Lisboa: Agência Geral das Colónias, 1950.

③ 參見 Acácio Fernando de Sousa, "Um Estranho Caso no Liceu de Macau", pp. 71—76.

能繼續出版
因。當時
年第三季
無論如
儘管它的
於高美士
用官方文
1935年負
追隨
第二
(1941年1
但是這可
編是方濟
某種方法
館長和賈
作為
增了兩個
或是印刷
Maria (Ja
列文獻和
付出太多
文章
文獻學上
文章，尤
這些主題
慈堂的妥
內。沙明
(Ferreira
紹澳葡政
通過前面
後，刊載
的有趣圖
從檔
的內容體
世紀的檔

① Acácio
② AM, 2nd
③ Manuel
Fac-sim

能繼續出版《澳門檔案》的原因。前面涉及的事件也可以解釋1931年前幾個月中出版中斷的原因。當時高美士必定受到干擾，且因其個人情況捲入了行政調查。但是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在1930年第三季度雜誌會停止出版。

無論如何，我們能推斷出的就是，《澳門檔案》這一構想是一個個人計劃而非由官方發起，儘管它的正式名稱是“官方出版物”，且由澳門官方出版機構——澳門印務局出版。實際上，對於高美士來說，這些合法的機構不僅為他從事《澳門檔案》出版工作提供了條件，而且為他使用官方文件提供了便利。高美士在他工作過的其他地方也發展了相似的開創性事業。例如，他於1935年負責《安哥拉檔案》（*Arquivos de Angola*）的出版。^①

追隨者沙明度和白樂嘉：第二系列《澳門檔案》（1941）

第二系列《澳門檔案》的出版僅持續一年時間。這一系列祇有一卷，分六期出版，第一期（1941年1月出版）是月刊，另外五期則是雙月刊。二戰時期紙張的短缺導致該系列停止出版，但是這可能祇是發生這一變故的原因之一，這一原因在下一系列中並未給以解釋。新任館長和主編是方濟各會會士安東尼奧·沙明度（Fr. António de Moraes Sarmiento, 1876—1958），他以某種方法將第二系列《澳門檔案》同第一系列聯繫起來。同時，他還是澳門公共圖書館的執行館長和賈梅士博物院的負責人。

作為一項編輯方針，為了實現存於澳門不同檔案機構中之檔案得以出版這一目標，沙明度新增了兩個部分：在澳門以外的其他地區找到的原創論文集和歷史文獻的手抄本，它們或是手稿，或是印刷品。^②他解釋的原因是，戰爭期間書籍和檔案遭到大規模破壞。他還依靠白樂嘉（José Maria (Jack) Braga, 1887—1988）和博克塞努力在大英博物館和葡萄牙阿儒達圖書館找到一系列文獻和手抄本。但是，人們必須承認，沙明度並不願意在閱讀、轉抄和編輯這一大卷的手稿上付出太多努力。^③

文章由主編與兩個投稿者（白樂嘉和博克塞）共同編輯出版，主要介紹了澳門傳統史學、文獻學上可以再次出現的一些話題。這些話題由他們發現，並發表了一系列刊登於澳門雜誌中的文章，尤其是白樂嘉與博克塞二人之文章。本系列《澳門檔案》呈現出一些編輯主題的趨勢，這些主題涉及日本，使團大使瑪納·撒爾達聶（Manuel de Saldanha, 1667—1670），1627年仁慈堂的妥協，澳門報業的歷史及圖畫歷史，此外還有耶穌會，其傳教士著作目錄也被包含在內。沙明度使用一種更為民族主義的方法，他發展了澳門英雄的傳記歷史。例如，總督亞馬留（Ferreira do Amaral, 1803—1849）與澳門最有權勢的大法官眉額帶歷。沙明度利用圖像文本介紹澳葡政權的宣傳檔案。當時，在薩拉查及其追隨者管治下，新的國家體制更為強調民族主義。通過前面介紹可知，從第一卷《澳門檔案》開篇中附於沙明度所寫的兩頁關於亞馬留傳記介紹後，刊載其半身銅像以讚揚這位英雄的愛國事蹟。圖像文本中還介紹了一些再造歷史話題與人物的有趣圖畫。這些圖像文本緊跟在第一系列《澳門檔案》所載明之主題以後。

從檔案文件的角度來看，第二系列和第一系列一樣，它呈現出的是一個雜亂無章且未經鑒別的內容體系，也反映出這個城市還沒有系統整理的檔案。但要說明的是，這兩個系列，都是由17世紀的檔案開始展開的。

① Acácio Fernando de Sousa, “Um Estranho Caso no Liceu de Macau”, pp. 76—77.

② *AM*, 2nd S, Macau, Vol. I, No. 1, January 1941, p. 3.

③ Manuel Teixeir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9. Fac-símile da 1^a ed. [1965] com prefácio de Afonso Camões, p. 117.

高美士的黃金時期：第三系列《澳門檔案》(1964—1979)

在經歷22年間斷之後的1964年2月1日，^①已經是賈梅士博物館負責人和公共市政圖書館(1962—1967)負責人，同時還擔任其他職務的路易斯·賈紫加·高美士(Luis Gonzaga Gomes, 1907—1976)被總督洛佩斯·桑托斯(Lopes dos Santos, 1919—2009)任命為《澳門檔案》的負責人，^②這次任命與上一次的背景和目的是相同的。

如果我們回憶一下，正如創辦《澳門檔案》時所發生的那樣，它的復興似乎與1955年8月高美士被海軍上將馬奎斯·埃斯帕泰羅(Admiral Marques Esparteiro, 1895—1976)總督委派去籌備澳門非神職人員手稿的完整目錄有着直接的關聯。^③

為了拍攝包括澳門在內的葡萄牙國內外不同檔案館和圖書館中同葡萄牙人在世界各地的活動有關的重要文檔，第三系列《澳門檔案》的目標是將誕生於1952年1月28日的葡萄牙海外館徵膠捲圖書館中之文獻納入其中。實際上，路易斯·賈紫加·高美士第一份關於澳門手稿的目錄與很多有用的索引，於1961年在《微型膠片公報》(FilMOTECA's bulletin)中一起公佈。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高美士很多年前就已經開始抄錄與葡萄牙國王授予澳門之特權相關的記錄，這些抄錄的文獻發表於1957年《雜俎》(Mosaico)中，^④高美士為《雜俎》雜誌作出了巨大貢獻。

從最早開始，這位史志學家與漢學家將那些同議事會相關的市政廳檔案置於首要位置，實際上市政廳檔案是存於澳門最重要的資料集，高美士已經準備了相關目錄。^⑤澳門檔案的整理工作從阿澤維多·高美士與沙明度時代初步的工作中獲益良多，澳門議事會卷宗在那一時期得到了最有組織的挖掘利用，並且已經存儲在一個特殊的房間向讀者開放。^⑥這是已經正式創建的澳門綜合檔案館(1952年)的最初階段，雖然還有很多不足，但是它作為澳門議事會大樓圖書館已確實存在。

我們知道，雷戈神父(Fr. António da Silva Rego, 1905—1986)時任海外歷史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縮微膠捲庫的負責人。對於資助他在魯汶(Lovain)進行研究的澳門，他負有重責，

① Portaria N° 7457 published in the BO, Macau, No. 5, 01/02/1964, pp. 120—121.

② 1970年代，從音樂、音樂學、戲劇、廣播節目、新聞業、體育到歷史學、漢學、博物館學、文獻目錄和檔案管理，路易斯·賈紫加·高美士在澳門社會文化領域無處不在。在他指導澳門歷史檔案館工作期間，高美士同時還擔任賈梅士博物館館長、賈梅士研究院官方出版物《賈梅士研究院院刊》的主編以及《澳門日報》(Macau daily Noticias de Macau)的負責人。高美士還負責管理澳門廣播電台(Emissora de Radiodifusão de Macau, 即 Radio Broadcasting Station of Macau)，該廣播電台成立於1962年2月17日。他還是澳門議事會副主席。他是澳門文化社團的空魂，該社團自20世紀50年代成立他就已加入。他亦加入其他組織，如創立於1960年的“澳門省藝術與歷史遺產保護和物價穩定委員會”(Comissão de Defesa e Valorização do Património Artístico e Histórico da Província de Macau)；1966年3月7日，他又成為“海外歷史研究中心(Centro de Estudos Históricos Ultramarinos)”的成員。高美士自年輕時就熟悉中文，因此得以在“中國事務辦公室”(Repartição do Expediente Sínico)擔任翻譯，這是他專業工作的開始。高美士還有其他工作，作為一個老師，他還負責管理中心公立小學，該小學後來被命名為伯多祿官立小學(Escola Primária Oficial Pedro Nolasco da Silva)。關於高美士的歷史著作可參見筆者《今日澳門學之根源(歷史編纂學前語)——20世紀末澳門史學的復興》，關於高美士傳記的細節可參見 Jorge Arrimar, “Luis Gonzaga Gomes: Biographical Notes”, in RC, 2nd S., Macau, N° 23, April/June 1995, pp. 122—130.

③ “Catálogo dos Manuscritos de Macau”, Boletim da FilMOTECA Ultramarina Portuguesa, Lisboa, Vol. I, No. 19, 1961, p. 7.

④ 三語(葡語、漢語和英語)月刊是澳門文化社團的喉舌，其出版時間是1950年至1957年。詳情可參見 Manuel Teixeir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p. 220—227.

⑤ “Catálogo dos Manuscritos de Macau”, Boletim da FilMOTECA Ultramarina Portuguesa, Vol. I, No. 19, 1961, pp. 357—1067; Vol. II, No. 25, 1963, pp. 3773—3758; Vol. III, No. 27, 1964, pp. 229—444; Vol. IV, No. 28, 1964, pp. 553—724; Vol. V, No. 29, 1965, pp. 31—205; Vol. VI, No. 30, 1965, pp. 235—396; Vol. VII, No. 31, 1965, pp. 425—563; Vol. VIII, No. 32, 1966, pp. 129—221.

⑥ “Catálogo dos Manuscritos de Macau”, Boletim da FilMOTECA Ultramarina Portuguesa, Vol. I, No. 19, 1961, p. 8.

他對於他對於加·高切。②份抄本這一計案》在總計24因為高版的重路書籍與葡萄牙官方及等。這在於這一了貢獻的官方這些文案》中於氣候考

案。即這些檔。當時之澳發現於滿了文

① 參見 Janeir Maca
② 參見 dsapac
③ 這一
④ “Catá
⑤ 事實。 Orien
Vol. I

他對於20世紀七八十年代相交之際澳門綜合檔案館的最終成立大有裨益。^①然而在那一時代，他對於澳門的指導，換句話說是對1961年3月7日成為海外歷史研究中心成員的路易斯·賈紫加·高美士的指導，看上去比他與葡萄牙帝國海外殖民機構執行的國家公文方針的關係更為密切。^②無論如何，他們必定相識很長時間，當《澳門檔案》開始出版議事會檔案中最重要236份抄本時，高美士借鑒了舊戈之古文字識別方法，熟練地編輯為《澳門檔案》準備的手抄本。這一計劃得到資訊和旅遊中心的資助出版，^③不過一般在國家印務局印刷。第一系列《澳門檔案》在1964年2月出版。《澳門檔案》在高美士的主持下於1964至1975年的12年間持續出版，總計24卷143期。他的名字從1976年1月開始被取代，那意味着《澳門檔案》的出版將被延遲，因為高美士在1976年3月20日去世。文德泉在以後的四年中擔當起這一系列《澳門檔案》出版的重任，直至1979年。但是文德泉擔任該職務的委任狀並未在雜誌版權頁中明確標示出來。

路易斯·賈紫加·高美士時代對於歷史工作者來說最為有益，因為他接二連三地出版了初版書籍與再版書籍：1689年至1842年之間的議事會決策，（澳門）理事官與位於里斯本和果阿的葡萄牙當局之間的官方通信，還有1710年至1844年之間（澳門）理事官與中國及其他國家之間官方及私人之間的通信，1705至1845年間來自葡萄牙國王或果阿葡印總督之葡萄牙皇家指令等等。這些書籍使大約46份議事會抄本的內容可為讀者所用。

在高美士時代，除1964/1965年度《澳門檔案》第一期收錄了編寫的論文和圖像及白樂嘉關於這一主題的重要文章外，其他年份都未收錄論文與圖像。博克塞和白樂嘉在許多問題上都作出了貢獻，介紹了早期的文獻，這些文獻主要是關於1631—1652、1717—1720年之間葡印總督的官方通信，這些早期文獻由他們二人發現於大英博物館，他們或者是以手抄或者是直接得到了這些文獻。但是剩下的艱巨工作則由高美士承擔，確切地說，還有其他人協助高美士。《澳門檔案》中沒有對資料進行古文書鑒定，但是這項工作值得重視，尤其是考慮到頻繁地提到抄本由於氣候、存儲條件及人為的粗心而受損，^④或者是發現時就已經損壞。

考慮到普通澳門歷史卷宗尤其是議事會藏檔案之情況，沒有發現任何1587年之前的澳門檔案。即便如此，同17世紀密切相關的檔案也是非常少見的，主要集中於前兩個系列的雜誌中，這些檔案的起始年代是1622年。一般說來，澳門檔案特別是議事廳的歷史文檔，往往能夠反映當時之澳門狀況。

澳門檔案主要集中於第三系列中，這一部分檔案大多起始於18世紀和19世紀。高美士利用發現於世界各地手抄古籍的複印本以及1892—1893年間已經在澳門出版的《東方的葡萄牙》填滿了文獻時代的斷層。^⑤

① 參見“Actualidade — Inauguração das Novas Instalações do Arquivo Histórico de Macau”, *AM*, 4th S., Macau, Tomos I e II, Janeiro/Dezembro de 1982, pp. 495—496; A. da Silva Rego, “Arquivo Histórico e Biblioteca Nacional reestruturam-se”, *Macau*, Macau, Ano I, No. 1, Janeiro/Março de 1981, pp. 15—18.

② 參見Judide A. Gonçalves de Freitas, “Perspectivas Históricas da Obra de António da Silva Rego”, (<https://bdigital.ufp.pt/dspace/bitstream/10284/592/1/79-88FCHS2006-9.pdf>), access on 30/11/2011.

③ 這一名稱由David Rodrigues Barrote命名，這一名稱自1953年1月開始使用，至1970年初期結束。

④ “Catálogo dos Manuscritos de Macau”, *Boletim da Filmoteca Ultramarina Portuguesa*, Vol. I, No. 19, 1961, pp. 8—9.

⑤ 事實上，1705年以來葡萄牙王室給議事會指令之副本在1829年被發現，此時就已損毀嚴重。這些文件後來從 *Oriente Portuguez*, Macau, 1^o ano, N^o 4, 17 de Maio de 1892 to 7 de Março de 1893中整理出來，在 *AM*, 3rd S., Macau, Vol. IX, No. 1, Janeiro de 1968, pp. 5—57重新出版。

政圖書館
za Gomes,
澳門檔案》

55年8月
總督委派

地的活動
海外縮微
的目錄與
正如我們
錄，這些
大貢獻。
置，實際
整理工作
得到了最
的澳門綜
專館已確

中心的
有重責，

和檔案管
士同時還
acau dally
，即Radio
澳門文化
省藝術與
Provincia
is)的成
任翻譯，
來被命名
《今日澳
Arrimar,

961, p. 7.
Manuel

p. 357—
53—724;
Vol. VIII,

8.

在高美士時代，由於他本人與世界其他各地的學者、大學、研究中心、檔案館及圖書館建立起的聯繫及其私人關係，《澳門檔案》得到了國際認可。^①從1964年9月起，由於交流頻繁，他促進了雜誌的發展，這一切正如雜誌扉頁所載明的那樣。通過這些聯繫，他充實了澳門中央圖書館，也可能充實了他自己的圖書館。他自己這座圖書館是澳門最有價值的私人圖書館中的一個。1979年，澳門政府收購了這個私人圖書館，其收藏如今見於澳門歷史檔案館。

高美士去世後，文德泉神父開始承擔起出版這一雜誌的重任，在出版三期後，將極可能是高美士謄抄留下的澳門議事會抄本重新出版，儘管文德泉在最終出版序言中至少作出某種注解，但是他還是改變了這一雜誌在他所熟知領域中的定位。從1976年4月起，《澳門檔案》翻印了一些最久遠的澳門報紙，這些資料極可能是文德泉神父在完成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時收集的，該書於1965年首次出版，筆者在前文中曾徵引過該書。^②實際上，相比較古文字閱讀和外交手稿抄錄來說，出版工作需要較少的時間和精力。除去教會和其他職責外，文德泉神父忙於強迫性的寫作，忙於主持《賈梅士學院院刊》(*Boletim do Instituto Luis de Camões*) (1976—1981)，他在這份期刊上也替代了晚年的高美士，自1977年到1979年，他又接管了《澳門教區月報》(*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的工作。

澳門檔案館的誕生：第四系列（1981—1988）

1979年，澳門綜合歷史檔案館 (*Arquivo Geral de Macau*) 正式誕生；1981年，該檔案館被重新命名為澳門歷史檔案館 (*Arquivo Histórico de Macau*)，並向公眾開放。《澳門檔案》雜誌在1981年1—6月間重新出版，最初以雙年刊方式發行（但是有些期數在實際發行中以年刊方式發行，如1982、1984、1986和1987年）。檔案館館長同時也是雜誌的主編。正如雜誌名稱所顯示的那樣，其創辦者主要致力於現存檔案館中的各種不同檔案的出版。在那一時期，因為政策適當，檔案館事業日趨繁榮。現存檔案主要涉及：民政廳檔案、仁慈堂檔案、議事會檔案、海軍局檔案、財政局檔案及市政與保安部隊管理檔案。同時，檔案館還開建微縮圖書館。緊隨前三個系列的《澳門檔案》與澳門其他雜誌之後，^③澳門檔案館負責廣泛搜羅海外有關澳門的檔案文獻，並重新確定了1880年就已形成的以收集與遠東葡萄牙人有關之歷史證據為主的工作理念。從1981年至1988年間，檔案館的現實狀況再一次決定了雜誌的發展方向，雜誌重新恢復了內容龐雜的傳統。在目錄和索引中，我們能夠發現權威之作（其中一篇是中國人的文章），^④舊報紙的重新出版，文獻、圖像文本及新聞消息等的複製。自《澳門檔案》第一系列就開始使用澳門議事會的標誌，且具有政府出版物的性質，儘管到1982年年底之前它一直處於國家印務局的管理之下，但是到此時它的官方色彩已日益淡化。根據1979年9月28日法令，1983—1984年度的《澳門檔案》由教育暨文化服務局負責編輯出版，由社會機構負責檔案館的運作。1985年，《澳門檔案》開始由澳門文化司署出版，儘管這一轉變直至1986年2月1日才真正實現，

① 在那一時期，高美士將其聯繫範圍擴展至國際，將澳門推向最優秀的文化和知識界，在那裏他獲得廣泛合作。他的不同的活動吸引了知名學者和藝術家訪問澳門，並且使他們同澳門合作。參見 Jorge Arrimar, Luís Gonzaga Gomes: *Biographical Notes*, in *RC*, 2nd S., Macau, N^o 23, April/June 1995.

② Macau, *Notícias de Macau*.

③ 參見 António da Silva Rego, "Boletim do Arquivo de Macau", *AM*, 4th S., Macau, Tomo I, Janeiro 1981, p. 6, 以及 "Actualidade — Inauguração das Novas Instalações do Arquivo Histórico de Macau", *AM*, 4th S., Macau, Tomos I e II, Janeiro/Dezembro de 1982, p. 499.

④ 謝扶雅發表於1935年的譯稿，參見 *AM*, 4th S., Macau, T. I, Janeiro de 1981, pp. 239—242.

但是這
第
版的。
檔案館
年完成
案憲報
門檔案
Santos
即將權
(或者
後來認
的電子
門歷史
的第二

筆
特點，
定。表
長。他
已經缺
資料以
身的優
價值的
檔案，
及其影
中提及
澳門》
的方式
還有一
儘
手抄稿

① 儘管
面可
年累
② Jorg
Mac

館建立
頻繁，
中央圖
中之一

能是高
解，但
印了一
ues a no
際上，
其他職責
Luis de
，他又

檔案館
當案》雜
以年刊
雜誌名
明，因為
會檔案、
。緊隨前
們的檔案
的工作理
恢復了
章)，^①
就開始使
製家印務
3—1984
年。1985
正實現，

乏合作。他
aga Gomes:

p. 6，以及
omos I e II,

但是這足以證明1985年《澳門檔案》足足推遲了一年以上才付諸出版。^①

第四系列《澳門檔案》總計出版了15卷，據推測有8卷是1984年後由施白蒂教授主持下出版的。1985年中期，阿德利娜·科斯塔·布拉加(Adelina Costa Braga)教授被視為澳門歷史檔案館的管理者與《澳門檔案》的主編，剩餘的7卷就是在他的主持下，於1985—1988年下半年完成的。澳門歷史檔案館建立後，在1991年出現了一份與其類似的期刊，名為《澳門歷史檔案憲報》，該期刊為一年兩刊，在1991年就發行了兩期，至少第二份期刊的發行也出現了《澳門檔案》第四系列中通常出現的情況，即發行時間遭到推遲。在檔案學家伊紹·桑托斯(Isaú Santos)和埃雷瓦(Heleva Évora)的主持下，這份憲報將其編輯主旨統一在這樣的理念之下，即將檔案館的史料公佈於眾，並致力於刊行兩份書目：“議事會檔案目錄”和“財政部檔案目錄”(或者稱“國庫書目”，1972年後改為此名)。四個系列的《澳門檔案》由國家印務局印刷。後來國家印務局改名為澳門政府印刷署。1997年，澳門政府印刷署開始了第一系列《澳門檔案》的電子化工作——1998年1月和7月分別完成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編輯工作，後來又提供了由澳門歷史檔案館前館長伊薩·桑托斯(Isaú Santos)所作的序言——緊接着的是1998年10月開始的第二系列《澳門檔案》的電子化。

結語

筆者將《澳門檔案》不同系列的年代以簡表的形式進行總結。不同系列的《澳門檔案》各有特點，這些特點最終由各個系列所在階段的澳門歷史記錄的可用性及其在實際流通中的作用所決定。表格中所列人名顯示，《澳門檔案》主編經常是圖書館、博物館館長，更多的是檔案館館長。他們對於澳門歷史記錄和文獻收藏的挖掘催生了澳門歷史研究的正確方法，而這些澳門歷史已經缺失了一個世紀。上述資料包括高美士的相關目錄、參考文獻、資料匯總、編年史料、翻譯資料以及施白蒂的《澳門編年史》。文德泉神父從未在任何公共圖書館工作過，但是他有其自身的優勢，這種優勢使他能夠接近各種文獻。他是那些曾經屬於不同澳門家庭的大量文稿和頗富價值的文獻目錄資料的忠誠的託管人，他自己亦承認這一點。^② 祇有通過接近各種澳門歷史文獻檔案，他才能在澳門史研究中作出巨大貢獻，其貢獻主要由不朽的原創性著作16卷本的《澳門及其教區》(1940—1982)、兩卷本的《澳門地名》(1979、1981)及其他可能會在參考文獻中提及的編年體澳門史書《16世紀的澳門》(1981)、《17世紀的澳門》(1982)及《18世紀的澳門》(1984)，但是關於19世紀澳門的部分並未出版。博克塞和白樂嘉似乎採取了一種相反的方式。在《澳門檔案》中，他們使得一些與自己正在撰寫或收集的相關材料公佈於世，當然還有一些是他們在後來作品中使用到的。

儘管高美士的作品並不是絕對的嚴格，但是這些作品第一次提供了手抄資料正確的鑒定本，手抄資料包括外交的、檔案的、甚至是歷史的和詞典注解等方面。手抄資料出版的順序並不是依

① 儘管《澳門檔案》第四系列第一卷(1985年1—6月)中沒有任何迹象，但是通過第二卷(1985年7—12月)封面可知，該卷實際出版於1987年。出版的延遲仍在持續，1986年兩卷出版於1987年，1987年相關卷數和1988年第一卷直至1989年才付諸出版。

② Jorge Abreu Arrimar, in *Mons. Manuel Teixeira "O Homem e a Obra" / Father Teixeira. The Man and His Work*,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Biblioteca Central, 1992, pp. 26—27.

次完成，也沒有一個一般性的索引，祇有關於每一主題的摘要是可用的，正因為如此，使得高美士的研究如此漫長、困難重重。即使是在第四系列較後面的內容中，根據雷戈對這一新系列所作的介紹性註釋，他們計劃補上一些額外的索引，對早期《澳門檔案》作了一個不完全的總結，上面的問題仍未得到解決。^①儘管高美士對工作近乎苛刻，第一次對手抄資料做了鑒定，但是這些手抄資料的出版並不連續，也沒有一個總索引，僅僅是對每一個主題進行概括。這使得研究工作延遲了很長時間且異常艱難，甚至是在第四系列中重印前面幾卷不完整的內容摘要時，這一問題仍未得到解決。直到2001年，有了一份依據《澳門檔案》之標題、主題與日期編成的不完全索引，2011年12月，這份索引總算完整了。然而這份目錄並未出版，也沒有傳至網上，因此，讀者祇能到澳門歷史檔案館纔能看到它。關於轉錄文獻全面索引的缺失，使得研究工作困難重重，資料使用者也許祇有在偶然機會才能通過構成收藏品的299份刊物中尋找一份文獻，除非此人準備有輕鬆訪問相關資料索引的搜集計劃。正如筆者之前為索引做了很久的工作，並藉此來寫作這篇論文，筆者相信大多學者也一直對這樣的相關索引極為渴求。

第二點談在已經出版的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文獻的手抄本之鑒定。考慮到1991年出版的最新目錄已經取代了檔案的原始分類方法，採用了一種術語分類的方法，^②改變了所有舊參考號，這使得檔案文獻的利用變得更加不明朗。這就需要一個關於現存不同目錄的比較分析。詳細目錄能為構成議事會收藏的檔案系列提供一個清晰、階段性的概述，可以確定地說，這是極其重要資料中的一種，然而其仍未被充分挖掘利用。

第三點是關於澳門歷史檔案館檔案文獻的數字化。前述檔案電子化剛剛完成，^③可在網站 (http://www.archives.gov.mo/library/doc/userguide_am_p.pdf) 搜索。然而，澳門歷史檔案館並無力完成這一工作，因為與在檔案館圖書室中發現的所有文獻相一致的資料庫（這些資料會隸屬於高美士）缺乏獨立的通道和葡語介面（澳門檔案以葡語形式構成）。這種狀況意味着搜索結果包含了整個資料庫中的所有其他標題而列出。這一利用途徑是不方便、異常緩慢且其利用率也是極其有限的，因為它沒有提供一個簡單、清晰的指引指向澳門歷史檔案館的不同期號和每個抄本的全部內容。毋庸置疑，這是一項繁重的，但也是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這項工作值得改善，以便於開拓一條方便的、適宜推廣的途徑去發掘文件，並對那些付出了極大努力之工作致以尊重之情；這項工作在一定意義上能夠構建關於議事會歷史的最為重要的葡萄牙資料的搜集工作。也就是說，幾個世紀以來的澳門歷史與澳門生活在澳門史研究中仍然是一個巨大的缺陷，^④儘管關於這一主題高美士已經做了很多基礎性工作。儘管存在缺陷，但是《澳門檔案》仍然是

- ① “Boletim do Arquivo de Macau”, *AM*, 4th S., Macau, Tomo I, Janeiro 1981, p. 6. 實際上，即將重印的最後一份摘要涉及1967年3月份刊物（第7卷第3期）的主題。參見 *AM*, 4th S., Macau, Tomo I, Janeiro/Junho de 1983, pp. 153—161.
- ② 參見伊瑟·桑托斯 (Isáú Santos) 的介紹性文章，載 *Boletim do Arquivo Histórico de Macau*, Macau, No. 1, Janeiro-Junho 1991, pp. 5—6.
- ③ Pedro Daniel Oliveira, “ARQUIVO HISTÓRICO DE MACAU À DISTÂNCIA DE UM “CLICK”, Mais de doze mil documentos em breve na internet”, *O Clarim*, Macau, 08/04/2011 (<http://www.oclarim.com.mo/j110408/local3.shtml>), access on November 2011.
- ④ 在最近的兩篇博士論文中，這種情況似乎有所改變，參見 Elsa Penalva, *Lutas Pelo Poder em Macau (c.1590—c.1660)*. Lisboa: Universidade de Lisboa, 2005 (*non vidi*) and Jorge Arrimar, *Macau no Primeiro Quartel de Oitocentos*. Universidade dos Açores, 2008 (*non vidi*), 後一篇文章被概括在下述文章中 “Sociedade e Poder Político em Macau nos Séculos XVIII e XIX”, in *RC*, Macau, 3rd S., International Edition, No. 32, October 2009, pp. 87—106.

關於葡
的出版
的貿易

系列	B
第一系列	
第二系列	
第三系列	
第四系列	4

關於葡萄牙文獻的最重要的資料集。這部資料同澳門議事會相關，且在澳門出版。《澳門檔案》的出版對於17世紀中期至19世紀末期的澳門歷史研究不可或缺，其內容包括與周邊國家與地區的貿易、外交、宗教關係及葡中關係等。

《澳門檔案》出版年表(1929—1988)

系列	時段	年代	月份	卷數	期數	主編	其他參與者	檔案館狀況
第一系列	兩年	1929—1931	1929.6—1930.8 1931.4—1931.7	3	17 月刊	阿澤維多·高美士	蘇亞雷斯·特謝拉·馬格達·巴羅斯·卡內羅	高美士同時負責管理位於澳門議事會的圖書館/檔案館和澳門博物館
第二系列	一年	1941	1941.1—3, 1941.11—12	1	6 雙月刊	安東尼奧·德·穆拉士·薩拉門多	白樂嘉 博克塞	莫賴斯·薩爾門托同時出任澳門議事會的圖書館/檔案館和澳門博物館代理主任
第三系列	十六年	1964—1979	1964.2—1979.12	32	191 月刊	1964—1975 路易斯·賈紫加·高美士 1976—1979 文德泉	白樂嘉 博克塞	高美士同時負責管理位於澳門議事會的圖書館與檔案館，還有澳門博物館
第四系列	八年	1981—1988	1981—1988.1—1988.6		15 半年刊 1982, 1984, 1986, 1987 年刊	1981—1984 施白蒂 1985—1988 阿德利娜·科斯塔·布拉加	博克塞 潘日明 謝扶雅、西爾維奧·里貝羅·平托·德·薩、施白蒂	施白蒂和科斯塔·布拉加共同負責管理成立於1979年初的澳門綜合檔案館

[特約編輯 張中鵬]

2
2013

澳門研究

BOLETIM DE ESTUDOS DE MACAU
JOURNAL OF MACAU STUDIES

2
2013

澳門研究

BOLETIM DE ESTUDOS DE MACAU
JOURNAL OF MACAU STUDIES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編輯

澳門基金會 出版

1988年3月創刊

澳門研究

季刊

2013年第2期

總第69期

6月15日出版

· 名家視界 ·

一位澳門學者的“中國夢”

——楊義教授訪談錄.....楊 義 劉景松 5

融會貫通 各照衢路

——《文學地理學會通》學術範式的創新與啓示.....戎 琦 11

· 學術熱點 ·

論當代文學批評的文體形態與主體意態.....朱壽桐 18

· 政治法律 ·

社會變遷與利益多元：澳門立法會議員的利益代表分析.....蔡永君 27

網絡視野下內地與澳門著作權立法之比較研究.....李 靜 王曉燕 44

· 經濟社會 ·

澳門元的流動性、匯率制度與橫琴金融制度創新.....王 森 肖 瀟 50

離島醫療綜合體實行公有私營模式的探討.....宋 燕 卞 鷹 55

• 名家視界 •

——一位澳門學者的“中國夢”

——楊義教授訪談錄

融會貫通 各照衝路 楊 義 劉景松 5

——《文學地理學會通》學術範式的創新與啓示

我 琦 11

• 學術熱點 •

論當代文學批評的文體形態與主體意識

朱壽桐 18

• 政治法律 •

社會變遷與利益多元：澳門立法會議員的利益代表分析

蔡永君 27

網絡視野下內地與澳門著作權立法之比較研究

李 靜 王曉燕 44

• 經濟社會 •

澳門元的流動性、匯率制度與權琴金融制度創新

王 森 肖 滿 50

離島醫療綜合體實行公有私營模式的探討

宋 燕 卞 厲 55

• 澳門學 •

關於澳門開港與媽閣廟起源的再認識 徐曉望 61

羅明堅與利瑪竇的閩籍漢語教師試考 金國平 67

南漢仁、安文思、徐日昇與耶穌會北京西堂書院(1670—1688)
[比]高華士 撰 趙殿紅 譯 74

十六世紀葡萄牙人居留地

——雙嶼“Liampo”考 貝武權 87

晚清澳門華政衙門組織結構與人員編制沿革考 張廷茂 94

澳門史資料之搜集

——以《澳門檔案(1929—1988)》為中心 沈麗莎 撰 趙新良 譯 102

鄭福應家庭教育思想述論 曹天忠 114

民國時期的澳門跑狗事業 趙利峰 130

傳教士漢學與跨文化交流

——關於羅明堅《中國地圖集》學術研討會的思考 張中鵬 142

澳門學著作提要(十一) 金國平 葉 農 148

• 口述史 •

高秉常主教率團訪問京、寧、滬追記 沈為鏗 154

• 青年園地 •

清代樞關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豐若非 160

抗戰時期澳門鏡湖醫院和同善堂的救亡賑難活動
澳門印痕 白 爽 168

——孫中山思想中的時空背景 何志輝 174

革命者對於現代中國之想象藍本

——十九世紀末期的香港及其對孫中山的影響 典 典 181

• 學術動態 •

澳門文化及城市形象國際學術研討會召開(九則) 陳震宇 193

The "China Dream" of an Academic –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Yang Yi	YANG Yi, LAO Keng Chong	5
Innovations of the Academic Paradigm of <i>Wen Xue Di Li Xue Hui Tong</i> and its Implications	RONG Qi	11
On the Style and Subject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ZHU Shoutong	18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Interests: An Analysis of Representatives of Interests among the Deputies to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in Macau	TSOI Weng Kuan	27
A Comparison on Copyright Legislation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Macau from an Internet Perspective	LI Jing, WANG Xiaoyan	44
The Liquidity and Exchange Mechanism of the Macau Patacas, and the Innovation of Financing System of the Island of Hengqin	WANG Sen, XIAO Xiao	50
On the Feasibility to Apply the Government Owned / Contractor Operated Model on the Medical Complex of the Islands	SONG Yan, BIAN Ying	55
Re-Exploring the Genesis of Macau Port and the Origin of A-Ma Temple	XU Xiaowang	61
An Attempt to Identify the Chinese Teachers of Fujian Origin for Michel Ruggieri and Matteo Ricci	JIN Guoping	67
F. Verbiest, G. Magalhães, T. Pereyra and the Others: The Jesuit Xitang College in Peking (1670–1688) as an Extra-Ordinary Professional Milieu	Nöel Golvers, ZHAO Dianhong (tr)	74
A Portuguese Settlement in the 16th Century – On Liampo	BEI Wuquan	87
On the History of the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 and Personnel of the <i>Procuratura dos Negócios Símicos</i> of Macau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ANG Tingmao	94
Data Collection for the History of Macau – A Discussion Centered on <i>Arquivos de Macau</i> (1929–1988)	Maria Tereza Fernandes Pereira Sena Sales Lopes, ZHAO Xinliang(tr)	102
A Description on Zheng Guanying's Family Education Thoughts	CAO Tianzhong	114
Greyhound Racing in Macau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AO Lifeng	130
Missionary Sinology and Cross-Cultural Exchange: Some Thoughts on the Symposium on the <i>Atlas of China</i> by Michele Ruggieri	ZHANG Zhongpeng	142
Abstracts of Works of Macaology (11)	JIN Guoping, YE Nong	148
Additional Notes on Bishop Arquímínio Rodrigues da Costa's Visit to Beijing, Nanjing and Shanghai	SIN Wai Hang	154
Que Guan (Customs and Excise Office) in Qing Dynasty: A Review and Prospects on its Research	FENG Ruofei	160
Activities of National Salvation and Disaster Relief Conducted by Kiang Wu Hospital and Tung Sin Tong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BAI Shuang	168
Impressions of Macau: The Context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Thoughts of Sun Yat-Sen	HE Zhihui	174
An Imaginary Blueprint of a Modern China by the Revolutionaries: The Influence of Hong Kong in the Late 19 th Century to Mr. Sun Yat-Sen	DIAN Dian	181
Academic Activities in Macau (January to June 2013)	CHAN Chan U	193

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二十周年研討會

日期：2013年4月25日

主辦單位：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法務局、民政總署、教育暨青年局

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研究室、湖北大學
 研討會假湖北大學舉行，並邀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法律司副司長張蘭、湖北大學政法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陳炎光和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副會長楊允中等嘉賓出席。會議集中探究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內涵，近200名湖北大學師生出席研討會。

“加強國際合作 培養中葡高級傳譯人才” 國際研討會

日期：2013年5月21日

主辦單位：澳門理工學院、澳門行政公職局、歐洲委員會傳譯總局

會議邀請來自葡萄牙和其他歐洲聯盟成員國的衆多專家學者出席，針對開辦翻譯研究生課程的問題發表論文和見解。另據報道，澳門理工學院將與葡萄牙里斯本大學合作，開辦傳譯及會議口譯碩士課程；而澳門特區政府則將通過與歐洲聯盟和里斯本新大學合作，開辦翻譯碩士課程。

《中國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志書·澳門卷》編纂工作全面展開

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民族民間文藝發展中心委託，由澳門基金會統籌的《中國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志書·澳門卷》已於2012年陸續展開編纂工作。為加強各編纂團隊掌握《志書》的編纂方法並瞭解其所蘊含的文化理念，澳門基金會組織《澳門卷》編纂代表和內地《志書》的編纂專家團隊一行30人，於2013年5月31日至6月4日期間前往雲南作實地交流和考察。期間，澳門代表與會專家匯報各卷的資料搜集情況、初步框架和內容等；而內地專家表示日後將進一步針對各卷的體例、綜述模式、收編內容的定義等予以專業指導。

第四屆英語教學、話語及跨文化交流國際研討會

日期：2013年6月6日

主辦單位：澳門理工學院、新疆師範大學

研討會共邀請約130位海內外專家學者出席，從多角度探討全球化及本地化情境中的英語教學、語言學、翻譯學研究，跨文化交際、媒體研究及比較文化研究等議題。

第五次“一國兩制”綜合指標民意調查

公佈日期：2013年6月11日

主辦單位：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調查結果顯示，對澳門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給出“非常成功”和“比較成功”評價的居民佔32%，連同給出“尚算成功”的佔83%。表示對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非常有信心”和“比較有信心”的居民佔近40%，連同選擇“尚算有信心”的居民共近80%。

對於中央保持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選項，兩成居民表示“非常有信心”，表示“比較有信心”的居民有34%，連同表示“尚算有信心”的居民共佔87%。

在社會核心價值觀選項方面，“愛國愛澳”、“一國兩制”、“尊老、愛幼、感恩”是澳門社會核心價值觀的3個選項。

【責任編輯 劉景松】

JOURNAL OF MACAU STUDIES

Quarterly

No. 2

June 2013

ABSTRACTS

Innovations of the Academic Paradigm of *Wen Xue Di Li Xue Hui Tong* and its Implications

RONG QI · 11 ·

Abstract: Yang Yi's innovations to the academic paradigm on literature and geography are based on the consciousness to his vision of "greater literature" and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e of the entire Chinese nation. The inclus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into the sphere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particular the examination 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 between the Han ethnicity and the minorities, as well as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 and the periphery, not only deepens the studies on ethnic literature, but also provides a new paradigm on how the literature of ethnic minorities can integrate in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Literature geography not only focuses on the culture of literature, but also on the literature of culture or civilisation. Such inter-disciplinary paradigm opens up new perspectives for literature studies of today. The object selected for case studies on literature geography is itself an important topic for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he introduction by Yang Yi of such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as "reading by understanding", "cultural restoration" and "explanatory capacity on the culture for a modern, powerful country", demonstrates the academic spirit of the author as a poet and historian, and his positive attitude to his subject culture demonstrates the demeanour of Chinese studies.

Keywords: Literature geography, "Greater literature" vision, Community of Chinese nation, Cultural studies

On the Style and Subject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ZHU Shuang · 18 ·

Abstract: Literary criticism is one of the more liberal types of criticism conducted by human civilisation,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forms according to its functional significance: political, cultural and pure literary function. One should not demand criticisms with cultural and pure literary functions to be conducted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s of political functional criticism and vice versa. Each functional type corresponds to the style of the text under criticism, and so one should not demand a text with a particular style to possess with another style. The sty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should be diversified, which in turn is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history and subjects of literary criticism.

Keywords: Literary criticism, Style of text, Diversificati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Interests

An Analysis of Representatives of Interests amongst the Deputies to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in Macau

TSOI Weng Kaun · 27 ·

Abstract: Combin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and sampling from speeches before the Order of the Day, written questions and positions on current affairs and bills,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preference and posi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political powers in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before and after Reunifica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under the mode which is characterised by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reprod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elites, political elites are unable to fully reflect the interests of all strata of the community, creating absence in the balance of interest representation.

the *Procuratura* to become an independent service. The judiciary reform in 1894 in Portugal put an end to the *Procuratura dos Negócios Sínicos*.

Keywords: Late Qing Period, Macau, *Procuratura dos Negócios Sínicos*,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

Data Collection for the History of Macau – A Discussion Centered on *Arquivos de Macau* (1929-1988)

Maria Tereza Fernandes Pereira Sena Sales Lopes, ZHAO Xinliang(tr) • 102 •

Abstract: *Arquivos de Macau* was a compilation of archival data related to the history of Macau orient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of Portuguese-Macau with participation of a number of academics. A total of four series were published between 1929 and 1988, spanning over the timeframe of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with increasing maturity in terms of collection method and presentation. It is of great documentary value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culture and the society of Macau as well as the Sino-Portuguese relations between the 16th and 19th centuries.

Keywords: Luís Gonzaga Gomes, Manuel Teixeira, *Arquivos de Macau*

A Description on Zheng Guanying's Family Education Thoughts

CAO Tianzhong • 114 •

Abstract: Family education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he thoughts of Zheng Guanying, which was not covered by past researches. His family education thoughts were divided into family management, relations with the community, reading and education, each of which had distinguished and profound points of view. All components were inter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as well as the entire thoughts of Zheng himself, forming what could be called an ideological structure on family education in Zheng style. The family education thoughts of Zheng Guanying could be said to be the starting point and foundation of his thoughts system, with unique value and profou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family education in China.

Keywords: Zheng Guanying, Family education, Zheng Shi Jia Xun, Ideological structure for family education

Greyhound Racing in Macau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AO Lifeng • 130 •

Abstract: Macau followed the trend of the emergence of greyhound racing in the world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y setting up greyhound racing enterprises such as Greyhound and Entertaining Company, Macao Greyhound Company and South China Greyhound Racing Co. Ltd., all of these ended up in failure.

Keywords: Republic of China, Macau, Gaming industry, Fan Kit-pang, Frederik Johnson Gellion

Missionary Sinology and Cross-Cultural Exchange:

Some Thoughts on the Symposium on the *Atlas of China* by Michele Ruggieri

ZHANG Zhongpeng • 142 •

Abstract: The *Atlas of China* by Italian Jesuit Michele Ruggieri was an important work on Sinology in the 16th century. Through examination i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 *Atlas of China* can demonstrate the picture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Catholicism in China, the emergence of Missionary Sinology and cross-cultural exchang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words: Michele Ruggieri, *Atlas of China*, Missionary Sinology, Cross-cultural exchange

徵稿啓事

《澳門研究》是澳門基金會與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合作編輯出版的綜合性學術刊物。自1988年創刊以來，已出版六十多期，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為推動本澳學術研究與交流發揮了重要作用。

為進一步提升刊物質量，擴大澳門學術研究的影響，經編委會研究決定，自2010年起，即由第56期始，本刊將做如下改革：(1) 由雙月刊改為季刊，於每年的3月、6月、9月、12月的15日出版；(2) 設置政治法律、經濟管理、澳門學（歷史文化）、社會縱橫、熱點話題、學術前沿、青年園地等欄目；(3) 加強學術規範，參照和借鑒國內外優秀期刊的編務程序，規範引文註釋；(4) 對檢索量大、徵引率高、影響較佳的論文，將選譯為英語，於次年結集出版《澳門研究》（國際版）。

改版後的《澳門研究》，繼續以“研究澳門，服務社會”為宗旨，進一步凸顯多學科相容並蓄，國際性、理論性、創新性與前瞻性相結合的學術風格，為澳門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搭建學術平台，為繼續繁榮澳門學術貢獻力量。

“創建學術名刊，推動澳門研究”是本刊的追求。而刊物質量的提升，離不開海內外專家學者的關心與助力，離不開本地學者的扶持與獎掖。為此，本刊誠摯邀請海內外社會賢達、專家學者惠賜大作。來稿要求：

- (一) 本刊原則上刊登有關澳門政治、經濟、法律、社會、歷史、文化等領域的中文研究成果，亦歡迎與上述領域相關的新理論、新方法、新技術的介紹和探討。
- (二) 選題新穎，突出前沿問題、重點問題、難點問題和熱門話題，現實性和針對性強；突出新理論、新視角、新觀點，具原創性和理論深度。
- (三) 稿件署名作者應為合法著作權人，作者排序以原稿為準，文責自負。
- (四) 來稿須提供300字以內的中英文摘要、3—6個關鍵詞和英文標題；附上作者的中英文姓名、出生年月、職務職稱、學術簡歷、工作單位以及詳細通訊地址、電話、傳真和電郵。
- (五) 有關稿件的引文、註釋規範，請參考“《澳門研究》關於規範引文註釋的規定”。
- (六) 論文所涉課題如係資助項目，請於標題頁左下方標註。如：“資助項目：基金資助（編號）”，並附資助證書影印件。
- (七) 論文一經發表，本刊有權將之以其他形式出版；任何外界的轉載、摘要、翻譯、出版等均須徵得本刊許可。
- (八) 編輯部對來稿有權作文字修改、句段刪節或提出意見請作者修改；凡不願意者，請予以註明；修改期為一個月，逾期按自動退稿處理。
- (九) 本刊不接受一稿兩投或多投，三個月內未接獲採用通知，即可自行處理；來稿一經刊發，即奉薄酬。
- (十) 本刊秉持學術規範精神，倡導嚴謹學風，拒絕任何抄襲剽竊和弄虛作假行爲；如有侵犯他人著述版權及人身權等行爲，作者應承擔全部責任並賠償一切損失。

《澳門研究》編輯部
2013年6月15日

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畫為序)

朱壽桐 李向玉 莫世健 湯開建
楊允中 黃竹君 駱偉建 趙偉 劉建宏

2013年第2期 總第69期

澳門研究

出版：澳門基金會
(澳門郵箱3052號)
編輯：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主編：吳志良 郝雨凡
執行主編：林廣志
編輯部地址：澳門氹仔徐日昇廣公馬路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電話：(853) 83978130
傳真：(853) 83978140
電郵：cms.info@umac.mo
封面設計：馮文偉
植字排版：嘉華印刷公司
印刷：嘉華印刷公司
出版日期：2013年6月15日
定價：澳門幣80元

ISSN 0872—8526



9 770872 852007